

秋夜灯下,偶看梁实秋散文,看得入迷。说起来,我和梁实秋还有些缘分。先生曾在我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之前国立青岛大学任教,而且任的是外文系主任。又曾任教于我以前任教的暨南大学。不仅如此,还曾在广州时代的暨南大学所在石牌一带“彷徨”过。老领导?前辈校友?总之这我觉得脸上有光,窃喜有顷。

当然,仅仅缘分不足以让我迷上先生的散文。之所以迷上,是因为散文本身写得好。我以为,梁实秋的散文属于红盘乍涌,晓风残月,其风格也甚合当下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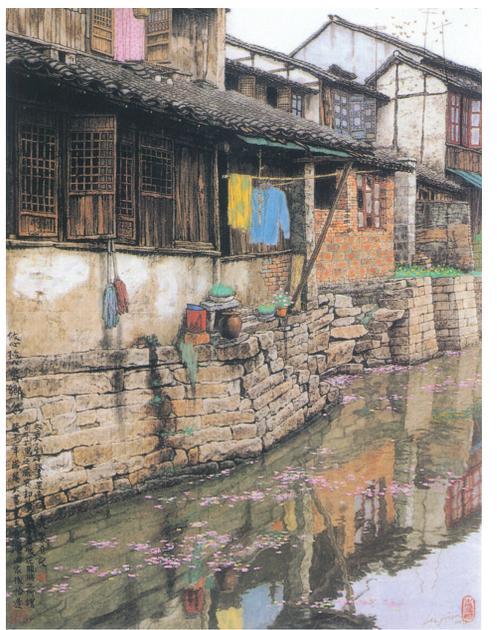
我刚刚从后窗看了片刻“山头吐月,红盘乍涌”,而后返回书房,重看先生写的《退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退休,仅仅当文章看。现在退休了,看起来就颇有感触。尤其对下面这段: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真正的退休,完全摆脱赖以糊口的职务,做自己衷心所愿意做的事。有人八十岁才开始学画,也有人五十岁才开始学画,都有惊人的成就。“狗永远不会老得到了不能学新把戏”

退休和「剩余价值」

林少华

的地步。”何以人而不如狗乎?退休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遁迹山林,也无需大隐藏人海,杜门谢客——一个人真正的退休之后,门前自然车马稀。如果已经退休的人而还偶然被认为有剩余价值,那就苦了。

不言而喻,先生这段话的核心,是退休后“做自己衷心所愿意做的事”,认为这才是理想的退休、真正的退休。我是两年前前办的退休手续,那么自己衷心所愿意做的事是什么呢?写小说倒是几番跃跃欲试,但当画家的念头压根儿就没有。狗可能“永远不会老得到了不能学新把戏的地步”,但人的潜力,必须承认还是有极限的。对于我,当有惊人成就的画家,纯属异想天开,自大狂。狂是年轻人的特权,老了再狂当不白老了?小说家嘛,“新《围城》”倒是念念不忘,素材也积累多多,但写了几次都像村上春树当时写《且听风吟》那样,把原稿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了。或者索性学村上试着用英语然后再译成汉语?可是我的英语远远不灵。那么改用日语?日语倒勉强写得出来。



乡情图 (中国画) 吕吉人

彼时,我所在的这个部门搬去了环线外一处交通不甚方便之地,在一天被问候好几次“你以后上班怎么办”之后,我干脆回答:“走路”。

驾照,早已经成了朋友戏言的“煤球卡”。驾技,除了二十年前的驾校记忆,我从来就没有独自驾车上路。在这个老之将至而未至的年龄,我决心送自己一件礼物。

去提车的那个中午,阳光煦暖,天空澄澈,临近农历年末,街上涌动着一种节前特有的喜洋洋的气氛。天气预报说傍晚有雨夹雪,可是,这天蓝得让人不能相信当日会有恶劣气候。

再摸索了一遍新车的各种性能,开了导航,陪我练了好几天车的好友向我保证我可以的,不会有问题的。十字路口,我们在各自的车里挥手道别的那一刻,天,开始变阴了。直行,左拐,甫上高架的一刻,雨雪齐下,瞬息之间,白天变成了黑夜。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变道,融入主干道,只见车流越来越长,车距越

下星期美术课的内容是做贺卡,大家可以做些准备……我的话还没讲完,教室里一张张面孔开始生动起来。美术课本里做贺卡这项内容,我总是把它安排在冬日学期末,候着过年时令。

到了那天,课堂里有了喜洋洋的气氛。做贺卡不就是图个开心吗?基本的规则要求传达后,形式么,我让孩子们随心所欲,各显神通。

绘画功底好的,直接绘制图案,铅笔勾勒好,再上色。心细点的,一板一眼,层层上色;豪放派的,几笔横扫,水色淋漓。也有动手能力超强的,他处那来图样,去芜存菁,剪剪贴贴,再补补画画,小心收拾完善。大家开开心心又认认真真地忙碌起来。

准备工作做得充分,自然容易得心应手。为人师者,我也得给他们准备一些资料。比如,看看新年生肖谁,找一些当动物图像的、寓意新年吉祥的花卉走兽人物,还有各种美术体的常用新年贺词等等。从前慢,需要的图案资料集齐了,我都要在钢板蜡纸上刻好,再交人油印。后来有了扫描机,才方便了许多。记得有认真同学某女生,一次做贺卡,竟从书包里掏出十八般武器,包括各色颜料各色水笔多色碎纸,还有剪刀刻刀糍

问题是写完还要译成汉语。岂非画蛇添足!

这么着,当画家当小说家都不是我衷心愿意做的。衷心愿意做的其实非常简便易行。无他,就是返回乡下老屋,搬一把藤椅坐在葡萄架下喝茶,一边喝一边随手翻看老版《三国演义》连环画,一边看一边追小时候在小镇老榆树下花两分钱租看三国小人书时的自己……然而,这个小小的愿望硬是没有实现。前年夏天赶译村上长篇《刺杀骑士团长》,今年夏天赶译夏目漱石《我是猫》,此外还要写几场讲座的讲稿。还有,退休后我又被学校另聘为“通识教育讲座教授”,每年至少要做六至

八次讲座。如此这般,结果正应了梁实秋文尾那句话:“如果已经退休的人而还偶然被认为有剩余价值,那就苦了。”的确苦了!校内就不说了,校外今年还没讲完就讲了二十五场。上海,西安,大连,武汉,天津……复旦,武大,山大,西交大,华科大,华工大……“比没退休还忙!”亲戚说,家人说,自己说。也有人这么说:“退休了还被认为有剩余价值,还被人需求,那更是一种幸运,起码可以推迟老年痴呆的到来。喏,讲座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听者云集,山鸣谷应,掌声笑脸,香茗鲜花,想痴呆都休想。夫妻

我和马悦然老师仅有数面之缘,那是在2013年,他接受了台湾师大礼聘,成为讲座教授之后的事。他有许多精彩的讲座,结束后也和我们谈笑风生,但我大多数是听着,觉得十分智慧、有风采。后来我常通过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用电子邮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一回,问他“pailu”(排律)是什么?他解释之余,知道我的研究近况,便递过来许多人名、著作,建议这些欧洲汉学家的研究可以参考,这些有趣的信息让我百无聊赖的研究工作,好像一下有了许多新的契机。

马教授是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世界汉学巨擘,那些辉煌的成就已无需多言,但对于学问,他永远是那么亲和,那么慷慨。2014年开始,马老师多次于师大设帐讲学,在台湾留下了美丽而可贵的学术因缘,几乎将他的治学心得,在垂暮之际全部奉献给台湾学子。

来越密,雨雪也愈下愈大。不一会儿,车窗蒙上了一片雨雾,用雨刮器刮散,又来一片,雨刷在前面加速地刷,但好像没有用,雾气越来越大,两侧反光镜也开始模糊了。开暖气开窗,将暖气换成冷气,调整各种开关,都无法驱散一片一片升起来的雾气。心开始抽紧了,前路前车越来越模糊,导航好像失灵了,手机快没电了,手心开始出汗了,四周响起各种不耐烦的喇叭声,心里一阵一阵慌乱。各种杂念杂想跳将出来,我没有人寿保险,未竟的大事小事仿佛还不少,踩油门的那只脚开始发软,想到离开不去的老爸,天哪,是不是你预备让我去陪你。“女司机提车当天上高架迷路遇不测”能不能作为新闻标题,想喊“救命”,想找个路边把车停下来打110……

前后左右都是车,我根本没有能力把车开到“路边”,只有一味跟着前车开

开开。不知道开了多久,天越来越黑,雪越来越大,车渐渐变少了,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熟悉的路口,赶紧顺着那条路上高架。那些平时走熟的路,在那个晚上都成了陌生的地方,路名是熟悉的,可是我完全不辨东西南北,开着开着居然进入了一条死路。虽是冬天,还开着窗,凄风冷雨飘进来,可是我觉得热。正常行驶不过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兜兜转转开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能找到回家的方向。跌跌撞撞间,看到大连路上那家熟悉的面包房了,感觉终于回到人间了,觉得自己快要哭了。

在小区的路边停了十来分钟,给自己压压惊,想到一会儿要开坡道,要停进我那个出奇难停的停车位,新一轮的紧张又来了。在驶入地下车库之后,紧张过度的我果然怎么也无法把车停到自己的车位上了。“救星”出现的时候,

做贺年卡的时光

徐慧芬

糊胶水镊子小喷壶等,最后竟掏出一只飞马牌的香烟壳子。因为香烟壳上有一匹棕色的飞马,正逢马年,她要把把这匹飞马剪裁下来派用场。

为为师者当然要作榜样,课前我也先动手做了一些不同的贺年卡,课堂里送到他们眼前。一次正逢新年,我画了一头肥猪,二师兄眯着眼睛咧开大嘴,乐呵呵地驮着五畜和五谷,色彩用得夸张,画面上题了两行字:“送你一个丰收年,可别说我蠢得很”。大伙一看乐了,之后,他们贺卡上的题字也明显丰富多样起来。

寒冬,期末,临近大考,这样的日子,学子们大多是有点紧张的,但贺年卡传递的喜悦气氛,让他们暂时松弛了紧张的神经。课堂上他们时而专心致志埋头劳作,时而嘻嘻哈哈左顾右盼。一个男生,过于专心,一条清水鼻涕,不自觉跌落画面上,眼尖的同桌发现了,于是“屋漏痕,屋漏痕”地叫起来。因为上节课刚刚讲过国画墨线用笔中的“屋漏痕”技法,促狭鬼活学活用了,于是全班哄笑起来。我走



何求!”一句话,不是苦了,而是乐了!

话虽这么说,苦也还是苦的。实不相瞒,刚从山大回来。行前因找地铁卡晚出门十分钟,就一路小跑跑去地铁站。结果呢,台上诚然意气风发,而晚间回到宾馆则浑身酸痛,痛醒不下四次。中午回到家后,差不多昏天黑地睡了一个下午,醒来还是酸痛。终究是梁先生说得对:“那就苦了!”



夜光杯

“味无味处求吾乐”

——追思马悦然教授

徐国能

我记得2014年春天,马教授在师大进行了两场有关汉语语法、语音的演讲,这个预期将是非常专业的题目,在马教授幽默的语言中,汉语撒豆成兵,马教授忽而模拟庄子与惠施的辩论,忽而扮演《左传》中楚王与伯州犁讨论军情行动的对话,惟妙惟肖,严肃的古籍成了春天初放的蓓蕾,我所熟悉的汉语,竟是如此多娇?

2016年,马教授最后一次上台,为我们带来他最初学习汉语的契机,讨论《老子》,题为《道可道非常道:对古代汉语语法一些领会》,他说在1946年时,他阅读了英文、法文和德文版的《道德经》,发现

内涵多有落差,于是决定自己学习汉文,自己读懂《道德经》。这次的演讲回顾了这一生对中国古籍、对汉语的幽深体会,庄严玄奥,不可方物。

每次马老师来,我都说要请他吃小面馆,但总没有如愿。尔后马教授健康不佳,不再能远行。有时我会通过网络向他请益一些学术问题,他知道我在做洪业的杜诗学研究,非常支持,他说洪业是“很大的学者”,值得研究,也提醒我David Hawkes也是重要的杜甫专家,不可忽略。马悦然老师亲切和蔼,学问以外,他也教我怎么当一个好老师。有一回吃饭,他说他曾有一个老学生,一心向学遭遇同学流言,说他以前当婊皮吸过大麻,不太正经。他怀着可能被老师逐出门墙的无奈去跟老师“自首”时,马老师对他说:“你这算什么呢……”该生始觉安稳,专心治学,后来果然出众。在这些小故事里,真正认识到一种为人师的体谅和宽容是多么可贵,也才看见一个顽皮、天真、自在与博大的大师形象,以及他心面对学生、对学术那种深远的爱。

马师母告诉我:马老师珍惜最后在书桌前奋斗的时光,努力读书,孜孜不倦地翻译《庄子》。马院士自是学人的典范,但我更觉得他是一位真正具长者风的大师,他曾说他很喜欢辛弃疾,我觉得那种洒脱的确很像,“味无味处求吾乐”,我很想问他,对他来说,中文古籍或汉语中的滋味究竟是什么?可惜大师已于2019年10月17日辞世,高龄九十五。

我已经把自己逼在两堵墙之间进退维谷了……当我成了一名从容熟练的司机之后,这第一次独自驾车上路,成为平凡人生里难忘的一段历史。想着旧小说里的老式女人哀叹自己能掌控的不过是麻将桌上的十三张牌。或者,我能掌控的也不过是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这个小小的方向盘,可是,这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让一个不那么自信的人自信起来,我去了更多的地方,认识了更多的风景、更多的人。当我以为人生再无新意的时候,发现居然还有许多新的转折新的感觉新的“第一次”在某一处等你,给你的生命重新注入了活力和一点点意义一点点乐趣。

十日谈

人生第一次

责编:龚建星 殷健灵

过去,男生吸了吸鼻子,难为情的样子,我拍了拍他的肩:没关系,继续,做好了送给你爸妈,他们不会嫌腻心的!听我这么说,他更不好意思了。

通常,我让他们把十六开的铅画纸一折二,变成两页,首页重点设计,里页写上送给谁的祝贺词,配点花絮。完成后的贺卡,他们大多是同学间互相送来送去,也有送给老师的。有个初一男生,我曾表扬过他国画画得不错,他在贺卡上设计了一幅山水画,山岩斜出一棵松树,水中有只乌龟。画面题句竖排三行:“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一只龟,送给尊敬的杭老师”。我奇怪呀,怎么就福如东海一只龟了呢?他解释说,画水纹时不小心落了一滴墨,无法去除,急中生智,让墨点变成一只龟。于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就变成了“福如东海一只龟”,也算是“误笔成蝇”的翻版。我大笑,亲自把这幅杰作转交给他们尚未婚配的班主任杭老师。现在想来,也许在十三三岁的少年人眼里,三十多岁的班主任早应该成为一位老爸了?

已离开讲台多年了。回忆起那些年教孩子们做贺年卡的时光,心底是多么快乐!那一一张张生动的面孔还时常出现在梦中。一届又一届,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应该是二十多三十多四十多或五十岁也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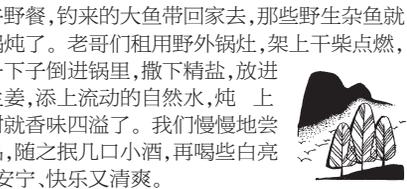
我们三个爱好业余创作的哥们,退休后喜欢结伴钓鱼食鱼。我们的鱼竿是用细长的竹子做的,拴系长长的鱼线,下头接连挂上三只鱼钩。然后把去皮的玉米粒剪取三寸长的一截劈开,拿一半拴在鱼线中间就当鱼漂了。这样的渔具轻便好拿,适宜老年人。

“渔乐”

王忠范

太平湖并不大,是个圆圆的活水小泡子,在一座小孤山下。我们选择风小阳光并不强烈的地方有距离地排开,把带的小布垫铺到板上,安然坐下。钓鱼不可心急,也不能想一口吃个胖子,必须心闲无挂。望望水里青山的倒影和跳下来洗澡的云彩,听听枝头上鸟雀的歌唱与草丛里蛴螬的欢叫,还有蝴蝶飞来无声无息地在头顶上起舞……

中午野餐,钓来的大鱼带回家去,那些野生杂鱼就来个一锅炖了。老哥们租用野外锅灶,架上干柴点燃,一盆鱼一下子倒进锅里,撒下精盐,放进葱蒜和生姜,添上流动的自然水,炖上半个小时就香味四溢了。我们慢慢地尝细细地品,随之抿几口小酒,再喝些白亮的鱼汤,安宁,快乐又清爽。



待到长成时,第一次回故乡。请看看明日栏。

可惜大师已于2019年10月17日辞世,高龄九十五。